

张立宪：读库与南通，冷静与深情

□本报记者吴莹

2005年，以刊发中篇非虚构文章为主的《读库》问世，意为“阅读的仓库”，每两个月出版一辑。

15年来，《读库》出了100期。2020年6月，位于南通苏通园区的读库物流基地正式启用，第101期《读库》将从南通发往全国各地。

张立宪，出版人，作家，人称“老六”。《读库》创始人、主编。

读库与南通：注定的相遇

自2019年11月起，面临北京库房的迁移，《读库》曾有十几个备选城市。当时第一备选城市在签约前出了问题，就在这个时候南通开发区招商局联系到读库，张立宪临时决定放弃去第二备选城市考察，于2020年1月7日那个下着小雪的一天来到了南通。

张立宪用“一拍即合，一见如故”来形容这次会面，南通最终成为《读库》新库房的归属。在进行新厂房交接后，装修、改造即时进行，安装调试设备、搬迁提上日程。32吨载重的汽车往返北京与南通之间50余车次，每个车次跋涉1200公里，完成了新旧库房的顺利过渡。《读库》十几人的物流团队也从北京迁到了南通，包括三个三口之家。

“事实上证明，南通来对了。”张立宪说，库房搬迁之时，恰逢疫情，各行业停摆，呈缓慢滞重之态，“但在各界亲爱的大力支持下，几乎所有的难题都得到了妥当而圆满的解决，有了近乎完美

的答案。”

早在2012年，张立宪就到过南通。当时有一家蓝印花布厂面临拆迁，他看到硕大的仓库里堆积如山的库存，就跟厂长说：“干脆把这些库存全都卖给我吧，以便能及时遣散员工。”回到北京后，他就开始接收布厂的一批批货物。当年的7月21日，北京发生雨灾，读库的一个库房被山洪彻底摧毁，几十箱蓝印花布也跟着遭了殃。后来为这些淤在泥里的蓝印花布一一进行刮泥、清洗、晾晒，做了很多善后工作。“经此一事，感觉与这些花布成了患难之交，我妻子说，这些布一寸都不要动，就一直被存放在我们的仓库里。”没曾想，八年后，读库库房迁移南通，这些花布又被一箱箱一车车地运回了南通。

冥冥中有牵引，张立宪说这或许是早已注定好的相遇。提及南通，他感觉异常熟悉。南通籍著名艺术家徐累、冷冰川都是他的好朋友。而南通的著名实业家张謇先生曾在《读库》全面介绍过，包括南通人刘勃、严锋等也都是《读库》的资深作者。

“从创办《读库》开始，就有一名令人深刻的南通铁杆读者，因为十几年来只有她一直用交通银行的账号，每年定期汇款给我。这次安家南通，我特地发了信息给她，希望她能来看看。”张立宪说起《读库》在南通的群众基础之深厚超出他想象，“与我们洽谈南通库房事宜的开发区领导、苏通园区工作人员的妈妈都常年征订《读库》，连我去银行办理开户时也被工作人员认出，他们都是《读库》的忠实读者。”

冷静与深情：还原“一本书本该有的样子”

还原“一本书本该有的样子”，是张立宪创办《读库》的初衷。

他独立完成了这本书的策划、组稿、编稿、设计、印刷、宣传、发行、销售、客服各环节，在国内出版业中创造出持续销售的品牌奇迹。

但他一直在否定大众冠之他凭“一己之力”打造《读库》，他认为自己的成功得益于在出版业的摸爬滚打。历任的校对、夜班编辑、编辑、副主编、主编、社长等岗位，以及报纸、杂志、电视台、网站、出版社等媒体形态将他打磨成“全科”人才。他更认定是整个团队造就着《读库》，其编辑中心制和垂直管理才是更先进、更科学的制度。

他害怕被描绘为励志模范，“我不是一个妄想狂，不是倾家荡产还要做、做不了还要做的那种人。读库从一开始就把握十足，计算得很清楚之后才做的。”

《读库》着眼于Google、百度上搜不出来的人。张立宪不要做那些Google和百度上一搜就有上百万条的人，不以搜索条数的多寡来决定给这个人版面大小，他要让那些搜不出来的人成为咨询的源头而不是下一级传递者。从创刊之时，他就采取了比较极端的做法：不要序，不要跋，不要名人的专栏化文字，不要那种小膏药式的作者介绍。他坚信，打动读者的不是他们的名字，而是他们的文字。

《读库》的文字，不追求极广大，而试图尽精微。“我们要的不是高度的概括性，而是极度的铺陈和细部展示……关注个人命运，关注我们的父辈、祖辈，观照几千年的纵贯线，显微历史中的切片，爬梳浸透在血脉中的基因，更应该在意的记录当下。”

“摆事实不讲道理”是《读库》的编辑理念。他们接受纪实、文史、电影、科普、建筑等各类题材的文字，但小说、散文、感想式的抒怀则是《读库》不涉及的，“我们的文章中基本不会出现‘我感到……’‘我想……’‘我觉得……’这样的句式。如果一篇文章定语太多，或是形容词太多，则不符合我的选稿标准——这也是我们与作者、读者一起达成的审美共识。”

致力于长销书的打造，是《读库》的野心。他们曾在2010年的第一期《读库》上做了一个名叫“老课本”的专题，发现这些老课本中的文字质朴动人，并了解到民间喜爱和收藏老课本的人很多。读库团队历时十几个月，从搜集各种老课本，到组织修复，做了大量工作，力争恢复老课本的全貌、原貌。2011年秋天，全套十一册线装书，六册平装书，净重九斤的《共和国教科书》面世，至今长销不衰，已累计销售10万套以上。他们愿百年前的母语能够温暖当下的岁月，他们愿花时间和精力去打造一本本可以传世的、可以长久被一代代人想去购买的典藏书籍。

有机构要收购《读库》，也有投资人愿辅导《读库》上市，但一切资本复制、扩张的计划，都被张立宪拒绝了。在他眼中，每本书都是自己的孩子，你不会因为哪本书少卖了几本就不喜欢这个孩子，“我热爱这个行业很重要的原因，在这里金钱和权力所占的权重都是最小的，占比重更大的理念、智慧和情感。”

张立宪推崇“用写一本书的力气来写一篇文章”，并想要呈现的是



张立宪 摄影:本报记者江建华

这样的出版生态：聪明人下笨功夫。而他的确用他的口味吸引了一群跟他一样口味的人。

正如《读库》中受人好评的文章，基本没有读者会说“这个作者太有才了”。“我们想要展示的，是才华的另一面：老老实实把自己想写的东西交代清楚，踏踏实实把自己感兴趣的东​​西琢磨个底儿掉，切切实实尊重读者的习惯和判断。”

“写作者和阅读者，心里有着一定的谦卑和热忱。”面前的张立宪，就是这样的质朴又笃定，淡泊而坚韧，用可以寻迹的敬畏谦卑之姿不动声色地传递着他的宏伟深情。“正是因为有了读库，我的生命才得以完整。如果没有读库，我大概不会成长为一个可以和自己、和周围的人、和这个世界更好相处的人。”

读库与新征程：以南通为基地，深耕长三角

手上一册《读库》，小开本，很轻盈，制作精良，摸上去极有质感，无论从外观设计、纸张、内容版式，都彼此呼应，只为传递文字精华。

在最初创刊运营中，因曾深受分销商回款慢等出版及营销问题之苦，张立宪果决调整方向，于2008年起尝试自营直销模式，2011年《读库》就不再给其他渠道供货。通过直销渠道的支撑，《读库》成功地将图书的实际回款提高到七折。由此释放出的利润，一部分用来提高《读库》作为一本书的出版品质，一部分用来让利给读者。

为了“让书像书”，张立宪让《读库》减去了可减的一切，又默默做足了很多心思在里面，他希望让内容之外的其他环节尽量不打扰到读者，希望《读库》让读者拿到手里之后，符合他对一本书的理解和期待，没什么感觉不舒服的地方。

此番库房从北京迁移南通，读库又完成了一次脱胎换骨的升级，各环节、各方面几乎都是顶级配置。读库南通物流基地采用了AGV货到人拣选、箱式自动化输送分拣系统及环形 Miniload（箱式自动化立体仓库），货到人技术及一体化打包复核系统，实现作业高度自动化，管理高度信息化，流程高度标准化。

“这个智能作业系统标志着读库的新征程。在中国，由于人工便宜，企业大多不愿做技术改造和升级迭代，但我认为出版业是现代工业，我们需要用最先进的现代化设

备，最大程度地解放人力，再专心致志地做好我们的书。”张立宪期望，“未来我们能够以南通为基地，深耕长三角，让这个仓储基地不仅仅是一个存储和发货的地方，更是智慧相互启发的场所，是我们与读者产生真实交往的场所。”

《读库》已经出了15年、100期，第101期将在本月中旬于南通物流基地被一一打包发出。十几年来，《读库》成为了许多人床头、沙发上的常备战略物资，通勤路上可以让人沉浸一时的伴侣，也被塞进即将出门远行的行囊中。

张立宪始终清醒地认识到，在过去的时代，“出版的好书太少，很多好书没有做好，读者该在某个年纪读到的好书并没有读到”。他亦不知未来人们的阅读方式是什么，但他说，我们既不悲观也不乐观，至少先把手头的这本书我们来做好，先把我们手里的这本书我们来读完。

2012年由《读库》出版的海桑诗集《我是你流浪过的一个地方》，多年来也是《读库》具备代表性的长销书之一。借用海桑的一首诗，致敬张立宪及《读库》——

知道这些宏大的事物在那儿
我便安心，我便愿意自己再小些
……
我愿意是一汪水一缸水一碗水
叫那个嘴唇干裂的人
用瓢舀起来就喝、用手捧起来就喝
把头栽下去就喝吧
然后他抬起满是水珠的脸，他就笑了
我好像有点甜，是吧

去年11月，@读库 用一封求助信激起千层浪，希望大家来搬空库房。7个多月过去，读库搬好家了吗？疫情后又有什么新变化？

本周六，6月6日下午3点，邀请你云参观读库南通基地，张立宪为你——导览。



扫描二维码进入直播页面



读库南通苏通园区物流基地。读库供图



读库南通苏通园区物流基地。摄影:本报记者江建华



读库南通苏通园区物流基地员工。读库供图